局酒局二丞隋家令寺統食官令丞皇朝因之丞二人從九品下兩漢食官官有丞魏晉宋無聞齊建中初置食官丞四人梁選簿有食官丞三品勲位北齊太子食官丞一人隋食官丞二人皇朝因之

令掌飲膳之事丞為之貳

典倉署令丞

六典典倉署令一人從八品下後漢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主倉穀魏晉以下無聞後魏第五品中北齊家令寺領典倉署令丞典倉署又别領園丞隋家令寺統典倉令丞皇朝因之丞二人從九品下隋典倉丞二人皇朝因之令掌九穀入藏之數及醯醢庶羞器皿燈燭之事舉其名數而司其出

後漢百官志太子僕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
僕
晉職官志僕主車馬親族職如太僕宗正
晉起居注見家令
宋百官志僕一人漢世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僕
及中允旦入請問起居自家令至僕為太子三卿三卿
秩千石
宋起居注元嘉中以散騎常侍荀伯子為太子僕

梁太子僕有丞陳因之後魏太子僕三丞從六品下北齊隋太子僕丞一人皇朝因之

主簿一人正九品下晉太子僕置主簿宋無聞職儀太子僕主簿四品勲位梁陳後魏無聞北齊隋主簿一人皇朝因之

僕掌車輿騎乘儀仗之政令及喪葬之禮物辨其次序與其出入而供給之皇太子車輅三一曰金輅二曰軺車三曰四望車凡皇太子備禮而出則率廐牧令進輅僕親馭馬丞掌判寺事主簿掌印及勾檢稽失

柳肅面折隋柳肅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曰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劉臻嘗進人教太子于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

則率典乘先期調習輅馬率駕士駕馭車乘及出則進輅或軺車於西閣外南面以俟皇太子之升禮畢皇太子降輅則自西輅之外以輅及軺車歸于署其隴右羣牧隸於東宮者皆受其政令焉

職官分紀卷二十九

職官分紀卷三十

宋 孫逢吉 撰

太子左右衛府率副率

前漢百官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屬官有衛率

後漢百官志太子衛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門衛徼

巡衛士

晉職官志左右衛率案惠帝建東宫置衛率初曰中衛

率泰始五年分為左右各領一軍太元中以國子博士吳隱之為太子右衛率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黄麾外左右二率從挾導輿車後衛率從在烏皮外並帶戟執刀具服並視左右衛將軍

晋中興書徐邈建元中為太子前衛率

晋起居注建元十四年以太子中舍人郄儉為太子後衛率

沈約宋書元嘉中以王球謝弘微為太子右衛率

宋起居注永初元年以徐佩為太子後衛率
隋百官志梁左右衛率各一人位視御史中丞各有丞
左率統果毅統遠立忠建寧陵鋒夷寇祚德等七營右
率領崇榮永吉崇和細射等四營後齊左右衛坊率各
領騎官備身正副都督騎官備身五職騎官備身員隋
左右衛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掌宮中禁衛各置長史
司馬及録事功曹倉兵騎兵等曹參軍事法曹鎧曹行
參軍事員

中衛率是為五率各丞一人服視左右衛將軍品第五
位同中庶子過江省前後至孝陵復置宋又省齊左右
衛率武冠絳朝服品第五秩千石後魏太和二十二年
左右率從三品後周東宮有司成司司武司衛之類至隋
文帝始分置凡十府煬帝改衛率為侍率皇朝復龍朔
改典戎衛咸亨復掌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事舉其綱
紀而修其職務焉

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

隋文帝置煬帝改為侍副率皇朝復龍朔
咸亨隨衛改復

掌

同職官志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子諸率府率從七品副率從八品下同

文冠當時

南史徐陵父摛為左衛率又表淑為太子左衛率謝莊為太子中庶子時平南王獻赤鸚
鵡普詔羣臣為賦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
歎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

賦

以才藝堪幹立名 晉中興書褚翜字謀遠幼失父以才藝堪幹立名肅宗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

風神魁梧 郗儉為太子右衛率身長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宗異之

並為名士 孫約冀州記裴康弟楷並為名士至太子左衛率

謀廢賈后 晉劉卞為愍懷太子左率知賈后必害太子乃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儁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使錄尚書事廢賈后于金墉兩黃門力耳華曰廢立大事又非所能賈后微聞遷為雍州刺史卞懼誅乃飲藥卒

忠讜有文武清正著信義 山公啟事太子左率缺宜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忠讜篤信有文武河東太平焦勝清正著信義皆其選也

直侍衛之美者 荀氏家傳車騎將軍惲守茂中山濤舉之為太子右衛率稱清和理正從容顧問動可觀采真侍衛之

美者

進品為第三隋宇文述每與晉王謀事及晉王為皇太子乃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為第三其見重如此

憚其在東宮高祖以太子勇知時政欲重宮官之資故以大臣領其職蘇孝慈自兵部尚書拜右衛率尚書如故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為沂州刺史

貽書責田遊巖唐蔣儼除太子右衛副率時徵隱士田遊巖為太子洗馬在宮無所補儼貽書責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烟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適情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輔導儲貳漸染芝蘭爾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遊巖不能答

身居三職李大亮拜左衛大將軍十七年晉王為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甚為親信大亮每當

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勞之曰當公宿直我便安卧

長史

六典長史各一人正七品上隋置皇朝因之掌判諸曹及三府五府之事凡府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季秋以其屬官之狀上於率而為之考課

録事參軍事

倉曹 兵曹 冑曹

六典録事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上倉曹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下兵曹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下並隋置皇朝因之冑曹參

之於主司既事而歸之

左右率府親府勲府翊府中郎將左右郎將

六典左右率府親府勲府翊府中郎將各一人從四品上

中郎將之說見左右衛梁左衛率領七營右衛率領四營二率各領殿中將軍十人員外將軍十人又有正員司馬員外司馬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謂之三校旅賁中郎將宂從僕射謂之二將又有左右積弩將軍各一人北齊太子左右衛坊率各領騎官備身員又有內直備身備身正副都督備身三職等員又有直閤直前直後員又有旅騎屯衛諸軍等校尉各二人騎都尉三十人隋左右衛率下有直閤四人直寢八人直前直後各十人皇朝左右衛率各置親勲翊三府每府中郎將二人郎將二人掌其府校尉旅帥及親勲翊衛之屬

以宿衛

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下皇朝置

中郎將郎將掌其府校尉旅帥及親勳翊衛之屬以宿衛而總其府事

太子左右司禦率府率副率

隋百官志隋置左右宗衛制官如左右衛各掌以宗人侍衛加置行參軍二人

唐職官志左右司禦率府本號左右宗衛府龍朔改為司禦率府率各一

之貳餘皆如左右率府

録事參軍事倉曹　兵曹　冑曹

六典録事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上隋置左右虞候開府初無録事有長史及四曹參軍至煬帝改為率府始置録事皇朝因之餘具上說

太子左右清道率府率副率

隋百官志隋有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非長史以下如左右衛而無録事參軍員

唐職官志左右清道率府隋文置左右虞候府一人掌斥候國初亦為左右虞候龍

朔改為清道率府神龍改為虞候開元復為清道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掌宮內外晝夜巡警之法

六典太子清道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隋置非違職擬金吾將軍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隋煬帝置皇朝因之龍朔開元隨府改復率掌東宮內外晝夜巡警之法以戒不虞凡絳邑等三府皆屬焉副率為之貳凡皇太子出入則領其屬以清游隊為之先以後拒隊為之殿其餘依鹵簿之法以從凡仗衛之出入置細引以導之兼為之糺正每月絳邑等府直盪

之應番上者配于所職

國朝元祐官品令同上

長史

六典長史各一人正七品上隋置掌判諸曹及絳邑等三

府之貳餘如左右率府

録事參軍事　倉曹　兵曹　冑曹

六典録事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上倉曹參軍事各一

人從八品下兵曹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下冑曹參軍

事各一人從八品下（隋置）

左右監門率府率副率

隋百官志左右監門率各一人副率二人掌諸門禁煬帝即位改率為宮門候降為正五品

唐職官志左右監門率府（隋置皇朝因之）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從四品上）掌東宮禁衛之法

六典太子左右監門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隋文帝置擬左右監門將軍各有直長十人龍朔二年改左右崇掖衛咸亨復舊垂拱改鶴禁衛神龍復舊）副率各

二人從四品上隋文帝置龍朔開元隨府改後率掌東宮諸門禁衛之法副率為之貳凡東宮諸司應以籍入于宮殿者皆本司具其官爵姓名牒門司門司送于監門監門之主與判曹印署送于門司門司會之同則聽入凡東宮内外門之守者並司其出入凡財物器用之出入于宮禁者皆以籍傍為據左右監門以出入之若皇太子出入則依鹵簿之法率其屬於牙門之左右以為捍守

國朝元祐官品令同上

長史

六典長史各一人從七品上（隋置左右監門率有長史以下等員）掌判諸門禁衛之貳

録事參軍事（兵曹　冑曹）

六典録事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上兵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下冑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下（隋無倉曹以兵曹兼之皇朝因之）兵曹兼倉曹之職餘皆如左右率府冑曹掌器械及公私馬驢雜畜土木繕造之事

左右內率府率副率

隋百官志左右內率府率各一人掌領禁內侍衛供奉兵仗煬帝降率為正五品

唐職官志左右內率府隋初置擬上臺千牛衛龍朔初為奉裕率咸亨復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從四品上率掌東宮千牛備身侍奉之事而立其兵仗總其府事

六典太子左右內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隋文帝置擬千牛將軍具備身有千牛備身八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六人掌供奉弓箭備身二十人掌宿衛侍從煬帝降率

為正五品皇朝加至四品上龍朔改奉裕率神龍初復舊副率各一人從四品上隋置

龍朔神龍隨府改復率掌東宮千牛備身侍奉之事而主其兵仗總其府事副率為之貳以千牛執細刀弓箭以備身宿衛侍從以主仗守戎服器物凡皇太子坐朝則領千牛備身之屬升殿若射于射宮則率領其屬以從位定千牛備身奉細弓及矢立於東階上西面率奉弓及決拾北面張弓左執弣右執簫以進副率以巾拂矢而進進訖各退位於位及射左右內率啓其矢中及不中既事

受亦如之

國朝元祐官品令同上

止當守職唐王及善高宗時遷左奉裕率孝敬居春宮因宴集命宮官擲倒次至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非臣之任也臣苟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美太子辭而遣之羽翼之美上

長史

六典長史各一人從七品上隋置左右內率府有長史以下等員掌判諸曹官吏及千牛備身之貳餘如左右率府

孝悌殊異唐元讓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不仕永淳中巡察使薦讓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右內率府

長史歳滿還鄉鄉人爭訟不詣州縣皆就讓決焉

鄉人爭訟就決上

録事參軍事　兵曹　冑曹

六典録事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上兵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下冑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下隋置無倉曹皇朝因之録事參軍事掌印兼勾簿書及其勲階考課稽失兵曹掌文武官及千牛備身之簿書及其勲階考課假使禄俸之事冑曹掌細引仗及羽儀之物自千牛以下各分而典之

方雅清素 唐李善方雅清素有君子之風高宗顯慶中累補太子內率府録事參軍崇賢館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六十卷表上之詔藏秘閣

太孫官屬

唐永淳元年三月立皇孫重照為太孫將置府寮高宗召吏部郎中王方慶問曰前代故事如何方慶對曰臣按周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晉惠帝永寧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三子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南齊永明十年立

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使居東宫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孫旁求載籍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五帝不相沿襲茍不失上下之序不虧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肇建皇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悦使方慶詳求典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及長史曹掾主簿管記司録以

下六曹從事等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頗以為疑竟不補
授而止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三十一

宋　孫逢吉　撰

諸侯王

前漢百官表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治國天子為置吏

後漢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郡為國

蔡邕獨斷漢制皇太子封為王其實諸侯也周宋諸侯

是下詔議其制有司奏從諸王公吏制户邑皆中尉領兵制度既行奏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及吳平後齊王攸遂之國

賞即墨烹阿大夫而人不敢飾非史記齊威王即位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毀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吾閒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烹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

虎而冠齊哀王襄悼惠

王子高祖孫太尉周勃誅諸呂大臣欲立齊王琅邪王澤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以後為呂氏

假王

前漢韓信既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于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執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發書大怒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不如因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

刑白馬而盟

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非劉氏不王

高帝誓曰非劉氏不王非軍功不侯

磐石之宗

文紀曰高皇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牙交相

入也

異姓王 高帝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

食七十餘城 齊悼惠王肥高帝子食七十餘城諸侯王皆莫及

常侍上出入卧内 楚元王交高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語言諸内事密謀

好詩 楚元王交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為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

設醴 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謝病去初元王薨子郢客嗣是為夷王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稍淫暴削地遂應吳王反吳敗戊自殺

狀有反相 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高祖封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乃召濞相之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亂豈汝耶然一家同姓慎無反

鑄錢煑海 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

錢東煑海水為鹽以致
無賦于民國用饒足

當刑而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其是乎其後在楚封九江王歸漢為淮南王初布之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布入見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

盧綰與高祖同日而生

盧綰與高祖同里綰父與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而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綰從高祖征伐常出入卧内賞賜親幸雖蕭曹莫及後封侯從擊燕王臧荼破之高祖已定天下諸侯封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為羣臣觖望及虜臧荼乃封綰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

誅諸呂

劉章齊悼惠王之子初入漢宿衛封朱虛侯高后以呂祿女妻之時諸呂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常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因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

酣章進歌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歌耕田高后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能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後謀誅諸呂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及文帝立聞朱虛侯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後因王諸子乃割齊郡王之

引博局提殺吳太子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削地

景帝立鼂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

削之其反遲禍大于是楚趙膠西皆有罪削地方議削矣吳王恐乃發謀舉事與膠西膠東甾川濟南楚趙同反

斬鼂錯 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上召袁盎問計盎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謫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罷上遂斬錯

東帝 上既誅鼂錯以袁盎為太常使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笑曰我已為東帝不肯見盎

破吳楚 吳楚七國及先擊梁棘壁梁孝王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拒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殺虜略與漢中分

平臺複道 梁孝王于漢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孝王太后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于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雉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

賜天子旌

旗 梁孝王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出警入蹕擬于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說之士莫不至焉

傳梁王 初梁王入朝景帝未立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

同輦 梁孝王入朝上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刺殺袁盎 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于帝太后義難格乃辭歸國梁王怨袁盎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于道覆案梁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

分梁為五國 梁孝王歸國以病薨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上怒稍解懼與長公主計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太后悅乃為帝加一飡焉

尺布斗粟之歌 淮南厲王居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子擅為令不用漢法詔赦死罪遂不食死檻車中民有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力扛鼎 淮南厲王

褏金椎 **殺辟陽侯** 淮南厲王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過趙趙王獻之幸有娠趙王不敢内宫為築外宫舍之及趙王有罪厲王母亦係告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之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强争厲王母恚即自殺孝文時厲王入朝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褏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

招致賓客 淮南王安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行陰德拊循百姓須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内書二十二篇外書甚衆又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僅二十餘萬言

枕中書 劉向為諫

議大夫宣帝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向之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向自幼而誦讀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向方鑄作事費甚多不驗上乃下向吏吏劾向鑄偽黃金繫當死得減死論

視草賜書

武帝方好藝文以淮南王安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書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好書

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是求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獻王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得書多與漢朝等

見上

獻雅樂

河間獻王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年十五上書請擊吳

江都易王

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
國而稍弱矣于是上從其計

卓爾不羣

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劉氏安鼂氏危

鼂錯既說上削諸侯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語錯曰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何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鼂氏危遂飲藥而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斬錯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擊吳楚還言軍事上問曰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復言矣于是景帝太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國小地狹

景帝時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為壽歌舞長沙定王發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以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壞壁得古文經傳

景帝程姬生魯恭王餘二年立為淮陽王

吳楚反破後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好音樂口吃難言初壞孔子舊宅于壁中得古今經傳

佯醉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帝微時外婦也孝惠時入朝帝與燕飲太后前帝以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令人酌兩卮鴆酒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乃自起泛其卮齊王怪之不敢飲佯醉而去知其鴆也

幾陷無道

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元帝弟元帝即位遣憲王之國其舅張博至淮陽而王賜之少博辭去令弟光恐方欲上書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馬諂語盛稱譽王因言今萬姓咸歸望于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乎王不納後復遺王書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聞齊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又聞北海之濱有賢人焉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王得書喜說報博書云雖亦不敏敢不諭意及事泄博兄弟三人並弃市上不忍置法王于遣諫大夫駿賜欽璽書責讓令悔過而已贊曰淮陽憲王于

諸侯為聰察張博誘之幾陷無**真我子**欽好經書法律道詩云貪人敗類古今一也聰達有材帝甚愛之數嗟嘆曰真我子也**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武帝時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乘牛車**漢初以海內初定故大封同姓以鎮天下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惟得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憚汲黯**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時黯列於九卿矣**去就有禮**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光武長子也建安二年立為皇太子十七年而母后廢彊不自安數請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東海王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鐘虡擬于乘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茅車瓦器而葬**東海王彊既薨天子慟又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特詔中常侍

英後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及燕廣告英有逆謀下案驗有司奏誅乃廢徙丹陽自殺東

西録見尚書省録尚書門腰帶八圍東平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略為人美鬚髯腰帶八圍顯

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之上議定禮樂東平王蒼以中

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數

語在禮樂輿服志諫獵顯宗將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上印綬蒼在朝數

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唯

陛下遵承舊典終卒後患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允使復其位送列侯

印十九枚詔遺東平王蒼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帶之長夜之

飲

會稽王道子為長夜之飲政事決于元顯

詐僞書

廣陵王荆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黑為病赤為兵亡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于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知荆毋弟秘其事

祭祀祝詛

廣陵王荆之國復呼相者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少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荆猶不改又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荆自殺

好禮

論曰孔子稱富而無驕未若富而好禮者若東平王蒼所謂好禮者也

車騎鞍勒皆純黑

明德馬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王主諸侯不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帝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綵錦馬不踰六尺于是以白太后而賜錢各五百萬

上

詩賦頌德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七年進爵為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比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財賜京都莒治宮室窮伎巧皆飾以金銀上詩賦頌德帝嘉美

諸子畢王而天下安 賈誼書高皇帝分天下以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是故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願為將 魏志任城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丈夫當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可以為將矣太祖大笑

北征大破虜 代郡烏丸反時王彰為鄢陵侯乃拜北中郎將驍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

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大破虜北方悉平

為賦立成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曰汝倩人耶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成魏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

植既以才見異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飾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節宮人左右並為之說遂定為嗣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誅楊脩

植既寵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內不自安脩與丁廙等王之羽翼

以廢麗內吳質謀事

初楊修與丁儀

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為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竟不問

少亡 倉舒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有疾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寛諭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汝曹之幸

上疏求試 陳思王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若陛下出不世之詔効臣錐刀之用使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突觸刃鋒為士卒先

七步成詩 文帝心忌陳思王植乃令七步成詩詩不成必當加刑子建應命詩曰煑豆燃豆萁裂豉取其汁萁在竈下燃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遂不害

八達 晉書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子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

一門三世 世祖受禪

孚為太宰一門三世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子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者未始有也

宗室儀表

高密文獻王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饍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為宗室儀表

奏劾桓温

敬王恬少拜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吹警角恬遂奏劾温大不敬請科罪温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

宗室儁望

扶風王駿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疏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正守道宗室之中最為儁望

重八百斤

宗室司馬保體貌豐偉常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子保有文又好述作位至相國年二十七薨

宗藩

追業齊王冏文略曰昔以宗藩穆胤紹世緒于東國

不通桓伊

忠敬王遵父武陵王晞為桓溫所忌奏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卒遵初襲封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慼于時將軍栢伊諧遵遵曰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疏索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惠

清澹

會稽王道子少清澹為謝安所稱

開東第築山穿池

道子以嬖人趙牙為驃騎諮議叅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用鉅萬為長夜之飲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

掌朝政

王亮宣帝第四子武帝時兼太尉錄尚書事武帝寢疾為楊駿所排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欲討亮亮知之夜馳赴許昌得免及駿誅為太宰與大保衛瓘對掌朝政楚王瑋有勲亮憚之欲奪其兵權

瑋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夜以兵圍之遂見害

素庸下無智策

趙王倫宣帝第九子諂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求錄事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左衛司馬督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與賈謐共廢太子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廢皆豫知一朝事起禍必先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于倫倫納焉秀又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以己必不得志又說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仇足以立功倫秀因勸謐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乃矯詔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夜開門遣齊王冏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于金墉執張華裴頠等于殿前殺之倫尋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百官總己聽于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于秀秀之威權振于朝廷石崇潘岳皆有嫌于秀并見誅于是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乃出冏鎮許奪允軍允發憤起兵討倫

九既敗滅倫加九錫又矯作禪讓之詔百官以法駕迎
倫廢惠帝于金墉城倫乃即帝位大赦改元時齊王冏
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兵各據一方俄而三王起兵
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召東平王楙督諸軍拒義師王
輿反攻孫秀斬以徇倫為詔曰吾為孫秀所誤以怒三
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黄門將倫
出歸第以甲迎天子于金墉梁王彤表倫凶逆宜伏誅
詔賜倫死飲以金屑藥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
徇首六軍齊王冏獻王攸之子也冏起軍遣使造成都
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以討倫及王
輿廢倫惠帝反正冏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天子就拜
大司馬加九錫輔政于是大築第館沉于酒色不入朝
見坐拜百官符勑三台選舉不均唯寵親昵于是長沙
王乂徑入宫發兵攻冏令黄門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
長沙王矯詔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三族是夕城内
大戰火光燭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明日冏敗乂擒

冏至殿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遂斬于閶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皆夷三族寃痛之聲達于左右長沙王乂武帝第六子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乂為內主冏遣將襲乂乂將左右百餘騎赴宮奉天子與冏相攻連戰三日冏敗斬之顒本以乂弱冏強冀乂為冏所擒然後以乂為辭討之因襲帝立成都王已為宰相專制天下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馬蓀等襲乂乂並誅之顒遂與穎同伐京師穎遣俠客圖乂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為大都督以距顒乂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粮乏城中饑雖曰疲獘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乂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為未可尅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謀收乂送金墉城殿中左右恨功垂成而敗謀刼出之越懼難作遂就金墉城收乂至營炙殺之寃痛之聲達于左右三軍莫不為之流涕時年二十八殺生自已成都

王穎武帝第十六子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之穎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遂歸鄴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恃功驕奢百度廢弛甚于冏時而嬖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鋒檄戰敗穎收斬之夷三族乃進攻京城時王輿合衆襲穎會乂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拜丞相河間王顒表穎宜為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等奉大駕討穎眕二弟自鄴赴王師云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穎將石超奄至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于帝側左右皆奔散超乃奉帝幸鄴穎遂改元建武置百官殺生自己立號于鄴南平北將軍王浚等與烏丸羯朱襲穎穎遣石越等拒浚戰敗鄴中大震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單車而

走五日至洛張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歸于長安顒
廢穎以豫章王為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
起兵迎穎顒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鎮
鄴時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彊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
中值大駕還洛帝遣收捕穎于是棄母妻單車渡河頓
兵太守馮嵩執穎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它意屬虓
暴薨長史劉輿見穎為鄴都所服慮為後患秘濟義王
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賜穎死遂縊之顒
太原烈王之子初同檄至顒執其使送之于倫倫召兵
于顒顒遣張方赴之聞二王兵盛乃追方軍迴以應二
王及天子反正同論功雖怒顒戎服入見東海王越高
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密王恭之子
初惠帝北征鄴以越為大都督六軍敗越奔還東海成
都王穎以越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遂起兵
而河間王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
迎大駕還復舊都關中大懼顒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

討拒越率諸侯迎惠帝返洛陽越以太傅録尚書事及懷帝即位交政于越而帝始親萬幾留心庶事越不悦求出藩遂鎮許昌越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由是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越既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羽檄徵召四方兵皆不至而越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州縣攜貳上下崩離遂憂懼成疾而薨

八王

史臣曰自惠皇失政難起蕭墻骨肉相殘黎元塗炭戰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歟

殺害近十萬人

趙王倫之敗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所殺害近十萬人

忠心可破示天下

汝南王亮之被執也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𢖍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疋遂為亂兵所

害

戚藩 贊曰惠懷不競戚藩力爭

自相誅滅 祖逖曰晉室之為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

出祖秩加賦賑國人 齊王攸好學不倦借人書皆為治護時有水旱則出祖秩加賦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本直

借書為治護 上

鉛刀一割 晉中興書譙王承作湘州刺史至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因宴集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安知鉛刀不能一割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聽承之鎮

豬王 宋書始安王休仁文帝之子前廢帝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正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帝乃以籠盛稱之明帝尤肥號為豬王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忌憚故常錄以自近東海王禕尤劣號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若年

王子鸞孝武之子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
前廢帝素疾子鸞有寵及即位乃遣使賜子鸞死時年
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
願後身不復生于王家

似驢封廬陵王

廬陵王禕文
帝子初封東
海王明帝踐阼封廬陵王初廢帝因禕似驢以為號上
以斷言故改此封文帝諸子禕尤凡劣諸兄弟嗤鄙之

勢傾天下

彭城王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糺剔是非
凡所奏入無所不可方伯並委義康授用由
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
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

腰帶十圍

南郡王義宣為荊
州刺史白皙美鬚
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妾後房千餘
妃媪數百男女四十人崇飾綺筵貴用殷廣

鬼目粽

江夏王義恭奢侈無度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
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親率羽林兵于第害之
并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割腸胃
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為鬼目粽

使餘人書啓事

衡
陽

王雖尊貴而行履都如素士

巾箱五經

衡陽王鈞性好學善屬文嘗親手細書五經都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于檢閱既易且一更手自書寫則永不忘諸王聞之爭效為巾箱五經矣

與山人交

會稽孔珪家起園宇植桐栁多構山泉殆窮真趣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懐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也

烏紗帽侍宴

豫章王嶷高帝第二子寛仁弘雅有大成之量為帝鍾愛焉初為宋順帝驃騎從事郎中諮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

謀宋元嘉中諸王入齋閤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西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斯事一斷武帝與嶷同生相友時宮內曲宴許依元嘉之服嶷固辭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

王子封千戶 武帝將封豫章王嶷諸子舊例王子封千戶嶷欲五子俱封啓減每人五百戶

至孝 豫章王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血出

不為賈人求利 臨川王映嘗致錢還都賈物有獻計者于江陵買貨至都回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客賈耶乃復求利

拔矟 長沙王晃便弓馬武帝出遊晃適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栢上令左右數人引之而矟不出乃令晃馳馬拔之應手而去

齋中錢不滿萬 武陵王曄輕財厚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我無錢

鄱桂 鄱陽王鏘桂陽王鑠皆高帝子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為鄱桂

學鳳尾諾 江夏

王鋒高帝子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弟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于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復書如此者累月又晨不肯拂窻塵先畫塵上學書為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

賜玉麒麟

上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見猨悲鳴思子響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初封巴東王子響勇力絶人開弓四斛少學武帶伏左右六十人皆有胆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長史劉寅等密啓上聞及臺使至子響召寅等殺之上怒遣衛尉胡諧之將軍尹略中書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討之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求單舸還闕尹略獨不許之子響乃率黨渡洲攻壘斬略而諧之等單艇奔逸上又遣蕭順之領兵斷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欲自申明順之不許于射堂縊之他日上出景陽山見

一猿跳躑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日前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思子譬欷歔良久不自勝順之惻懼感子譬病遂以憂卒追封子譬為魚復侯

典籤

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于典籤之口莫不折節奉之常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藩屏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遊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復輒取子罕屐繖飲器等供其私用武帝知之鞭二百係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曰典籤不在不敢與巴東王子響反帝以問羣臣戴僧靜曰諸王自應反豈惟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及明帝誅異已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北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

不至于此

射甘蔗十發十中 宜都王鑑高帝子善射常以射的太濶日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錢愚 梁臨川王宏文帝子宏以介弟之貴無佗量能恣意聚斂庫室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鑰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帝于宏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他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乃携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某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謂宏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更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信是仗屋檢視之有錢百萬一聚黃榜標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千餘間帝與從者屈指計之見錢三億萬餘屋貯布絹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始知非仗也大悅更劇飲至夜而還兄弟情方更敦睦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

我之任城 廬陵威王續武帝第五子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

也嘗馳射于帝前續中不慧盧陵王續之次子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閲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將乞汝他皆類此

辟陶潛之後安城王秀文帝子也為江州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師歎曰陶潛之德豈不及後裔即日辟為西曹

二安諸王並下士建安安城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

撰類苑安城王秀精意學術招學士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于世

四碑並建安城王秀薨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許之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録遂四碑並建

七月而生豫章王綜武帝第二子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有寵及得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及綜年十四五常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乃密問淑媛淑媛問夢中形狀

類東昏因密報之令勿泄綜每別室祠齊氏七廟微行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私發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後奔魏追服東昏斬衰魏太后羣臣並弔之

吞鉏 邵陵王綸嘗南權徐州事性慘虐輕險嘗問賣鉏者曰刺史何如對曰慘虐綸怒令吞鉏而死

棺盱司馬 邵陵王嘗作新棺木盱司馬崔會意以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使媪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聞之

奪孝服著之 邵陵王又嘗逢喪車奪孝服著之匍匐號叫籤帥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于是遣代綸悖慢踰甚乃捸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座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捶之於庭

書問不通 元帝與廬陵王續少相狎又相謗二王書問不通及續薨元帝時為江州聞之至入閤而躍屨為之破

加禮命

至五千戸陳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戸數相差為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中國置中下將軍小國置下將軍一人餘官亦准此為差陳武帝受命自永定迄于禎明唯衡陽王昌加禮命至五千戸自餘大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戸

一覽便誦衡陽王昌武帝子也性聰辯明習政事帝遣吳郡杜之偉授昌經昌讀一覽便誦

告廟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子也偉容儀舉止閑雅喜慍不形于色武帝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入座奏封鄱陽郡王乃遣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于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臨軒策命訖令王公以下並宴于王第

加戎號置佐史始興王伯茂文帝子也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于是尚書八座奏加伯茂寧遠將軍置佐史

書得右軍之法陳時軍人

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晉名賢遺迹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秘府文帝以始興王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章隸書甚得右軍之法

愍窮之 梁南平元襄王偉性多恩惠尤愍窮之常遺瞻卹

宗傑 後魏史論曰文宣貞固俊逸爵為宗傑

妃號 宗室嘗為宗正卿奏王親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為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降從夫三藩既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

金床玉几 咸陽王禧謀反事露走渡洛水至栢塢俄而被擒賜死其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得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弦歌奏之莫不灑泣

驢王 咸陽王坦為冀州刺史性好畋漁無日不獵又其從叔汝豐王延明每切

責之曰昔宋有東海王性凡劣時人號驢王我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曰驢王

不營聲譽

高陽王雍少傲儻不常孝文曰吾亦未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大器晚成初封潁川王或說雍待士營聲譽雍曰吾文帝之子位為諸王用聲名何為

刊一字

孝文帝嘗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制諸詩至彭城王勰詩帝乃為改一字勰曰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

十步賦詩

彭城王勰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千數根帝住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作詩雖不能七步亦不至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也時勰去帝十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調責吾耳

三曹才名相忌

孝文帝南討漢陽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

大異帝大笑執認手曰三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斷前烈

才力絕人 常山王道子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遂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為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平涼州沮渠蒙遜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

黑頭三公 臨淮王彧字文若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追而謂曰黑頭三公

良牧 北齊趙郡王叡出為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閑習政事稱為良牧時年十七

與軍人同勞苦 叡六月領兵監築長城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嘗藏冰長史宋欽道倍道送冰叡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令消液之

趙郡王泉 叡都督北朔州刺史撫慰新遷量置烽戍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

鐵籠

地牢

文宣帝末年多酒永安王浚頻諫帝銜之詔徵浚浚懼稱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至盛以鐵籠與王常王渙俱寘北城地牢浚與渙皆有雄畧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于是以火燒殺之天下為之痛心

博士教筆迹

彭城王澂

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澂書見澂筆迹未工戲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更宜用心澂正色曰昔甘羅為相未聞能書凡人惟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八歲

嚴察如神明

澂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都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齎糧食澂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澂察知之時守令畢集澂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人偷澂乃令人密往

書菜葉二字明日市中看菜葉獲賊自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

政化為當時第一 上

食一口 澈自滄州召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翁數百人相率具饌日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令化殿下唯歆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蔬薄澈重其意為食一口

選從事 澈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明斷者當時皆稱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澈未嘗朞月悉斷盡

千里駒 馮翊王潤神武之子幼時神武曰此吾家千里之駒也

讀書十行俱下 河南王孝瑜讀書十行俱下覆棊不失一道

覆棊不失一道 上

蘭陵王入陣曲 蘭陵武王長恭文襄之子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之為蘭陵王入

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盆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徵遂盡歛之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果擒公祐

不以賊遺君父

太宗討高麗江夏王道宗與李靖為先鋒濟遼水魁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道宗曰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旣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乃與靖合戰擊大破之

河間江夏當代所重

道宗晚年頗好學敬慕賢士不以地勢凌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間王孝恭最為當代所重房遺愛伏誅長孫無忌褚遂良素與道宗不協上言道宗與遺愛交結配流象州

一時之傑

史臣曰道宗軍謀武勇好學下賢于羣從之中稱一時之傑無忌遂良銜不恊之素致千載之寃永徽中無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不知誣陷劉洎吳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後天網不漏不得其死宜哉

千載之寃 上

以名望見誅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有文武才太宗嘗稱類已既名望素高甚

為物情所尚長孫無忌輔立高宗深所忌嫉會
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以絕衆望海內冤之

尊嫡卑庶

魏王泰有美質太宗重愛之新出閤每月給料物踰
于皇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
尊嫡卑庶謂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
是太宗又令泰移居武德殿侍中魏徵又諫太宗並納
其言時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潛有奪嫡之心遂與承乾俱見廢黜

離間父子遽為豺狼

史臣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辨悟
為長孫無忌所嫉離間父子遽為豺狼而無忌破家非
陰禍之報歟
濮王即魏王也

不如禽獸鐵石

蜀王愔太宗子數為非
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
可以馴擾于人鐵石鑄鍊可為方圓之器至如愔
者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削封邑及國官之半

率兵先至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隋末在京師舉兵以應
義師後太宗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勲效量定封

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上曰叔父雖率兵先至未嘗親行陣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功居第一叔父于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耳

淮陽小兒

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無子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壽山東道將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師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將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討賊淮陽小兒雖名為將軍軍之進止皆委于吾今其具輕脫越濘交戰大軍若動陷泥濘莫如結陣以待之道玄遂為賊所擒

貪婪

江夏王道宗坐贓下獄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馬如林欲使轍迹周宇內遊觀無休息絕域採奇玩海外訪珍羞豈不得耶勞萬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無厭惟當以禮制之道宗奉料宴賜不少足有餘財而貪婪如此使人嗟

撓豈不鄙乎遂免官

擅殺盜馬者

長樂王幼良高祖從父弟時人有盜其馬幼良獲盜者擅殺之高祖怒曰昔人賜盜馬者酒終獲其報爾輒行戮何無古風乃遣禮部尚書李綱于朝堂集宗室王公而撻之百後累遷涼州都督多侵暴市廛行旅苦之太宗按其事遂縊殺之

朝夕絃歌自娛

隴西王博乂高祖兄子博乂有妓妾數百人皆衣羅綺食必粱肉朝夕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為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仇有善猶擢以不次況于親戚而不委任閒汝等惟昵近小人好為不軌先王墳典不聞學習分賜絹二百疋可買經史習讀務為善事

賜絹買經史

上

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元吉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千餘兩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縱其左右攘奪百姓境內犬畜因之殆盡

五十年為王

淮南王茂徐王元禮之子茂險

薄無行元禮姬趙氏有美色及元禮遇疾茂遂通之元禮知而切加責讓茂乃屏斥元禮侍衛斷其藥膳仍云旣得五十年為王更何煩藥服竟以餓終上元中事洩配流振州而死

閨門修整有類寒素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迹多得異本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已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

斷獄平允

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累授絳州刺史數斷大獄甚有平允之譽高祖嘉之降璽書褒美

閨閣讀書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少多才藝高祖甚奇之除壽州刺史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衣布示有終身之慼每至忌辰輒數日不食改封霍王尋轉徐州刺史元軌前後為刺史至州唯閉閤讀書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忤為人不妄在徐州唯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

交人或問玄平王之長玄平答曰無長問者怪而復問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于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

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

濮王泰太宗第四子以泰好事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置館任自引召學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起拜頗難復令乘小輿以出入焉

五王宅

初玄宗兄弟出閤列第于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為宮別賜寧王申王岐山薛王宅邸第相望環於宮側玄宗于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玄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升樓同榻宴飲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于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鬬雞或近郊從禽或別墅追賞不絕于歲月遊踐之所中使相望以為太子友悌近古無比故人無間然玄宗既篤於昆弟雖有讒

言交構其間友愛如初

十王宅玄宗諸子于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為大宅分院居為十王宅後鄂光得罪忠維大統天寶中慶棣又殁唯榮儀等十四王居院諸孫成長于十宅外置百孫院

百孫院上

真王祿山反玄宗幸蜀除潁王璬蜀郡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令先赴本郡璬之藩卒遽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貴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為節度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何所瞻請建大槊蒙之油囊為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威衆璬笑曰但有真王何用假旌節乎

之藩不持節上

履中厭魅棣王琰玄宗第四子琰妃韋氏有過琰怒不敢奏聞乃斥于别室寵二孺人又不相協孺人乃密求巫者書符置琰履中厭魅聖躬玄宗使人掩其履而獲之大怒引琰詰責之琰頓首曰臣之罪合死矣請一言以就鼎鑊然臣與新婦情義絶者二年于茲臣有二孺人又皆爭長臣實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為也唯聖君辨其罪人

及推問之竟孺人也玄宗猶疑玦知情怒未解太子
以下皆為請命囚於鷹犬坊中絕朝請憂懼而死

黃臺瓜辭

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肅宗第三子建寧郡王倓
衛從肅宗至靈武每蒼黃顛沛之際血戰在前
肅宗既即位廣平為元子未冊立授天下兵馬元帥倓
典親軍時張良娣有寵倓性忠謇屢言良娣頗自恣與
李護國連結内外欲傾動皇嗣自是日為良娣護國所
構云建寧恨不得兵權頗蓄異志肅宗怒賜死既而省
悟悔之明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獻
捷泌與上有東宮之舊從容謂泌曰倓于艱難時實得
氣力無故為下人之所間欲圖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
割愛而為之所也泌對曰爾時臣在河西豈不知其故
廣平兄弟天倫篤睦至今廣平言及建寧則嗚咽不已
陛下之言出于讒口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無如之何
泌奏曰臣幼稚時念得黃臺瓜辭陛下嘗聞其說乎高
宗有子八人睿宗最幼天后所生三子自為行第故睿

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為太子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鴆殺孝敬立雍王賢為太子賢每日憂惕知不保全與三弟同侍于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即生哀愍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時廣平王立大功亦為張皇后所忌潛構流言泌因事諷動之及代宗即位深思建寧之冤追贈齊王

六宅

史臣曰自天寶以降內宮握禁旅中閑纂繼皆出其心故手纔攬于萬幾目已睨於六宅防閑禁錮不近人情

不起墳

德宗子肅王詳四歲薨性聰慧追念無已不令起墳墓詔如西域法層甎造塔禮儀判官司門郎中李召上言曰墳墓之義經典有常層甎起塔起于天竺肅王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舉而不法垂訓非經乃令準令仍為起墳

兵

圖十六宅昭宗在華州韓建矯制發兵圍十六宅又殺通王以下十一王投屍九曲池蔣玄暉既受朱全忠之命遂弑昭宗又殺德王以下六王投屍于九曲池

二錯九國志西楚莊宗除高季興荊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渤海王詔都堂擇日禮遣上賜內宴時議多請留季興莊宗詔歸鎮季興始悟朝廷本欲圖已甚憂懼兼程而行夜至襄陽斬關而出江陵父老軍吏皆至荊門迎賓徐謂梁震曰始吾不聽公言幾不脫虎口爾因飲既酣又曰吾以此有二錯來朝一錯放回二錯也

不領徼外諸侯國朝至道二年以左衛上將軍徐國公元偓領洪州都督府鎮南軍節度使右衛上將軍涇國公元偁領鄂州都督武昌軍節度使先是上謂宰相等曰元偓等可與一徼外藩鎮若內郡國則本郡遣吏來賀益為勞擾爾呂端等奏曰故事太子不合領徼外諸侯但可下詔本道不得遣人上京從之

出閣封王咸平

五年以皇太子元佑為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信國公時宰相上言皇子出閤封王蓋舊典也上謙遜不許而有是命

當為統軍楚王元佐為左羽林軍上將軍唐德宗朝六軍置統軍秩從二品羽林龍武神武是也十六衛置上將軍與統軍秩同左右衛驍衛武衛威衛領軍金吾監門千牛衛是也今楚王當為統軍而乃以為上將軍按儀制金吾在統軍上將軍之上今之改秩盖有司失于檢閱也

屬辭用事當詢僚佐大中祥符五年上以諸王所和金華殿觀麥歌示輔臣因曰諸王好學朕常誨以屬辭用事當詢于僚佐則免疑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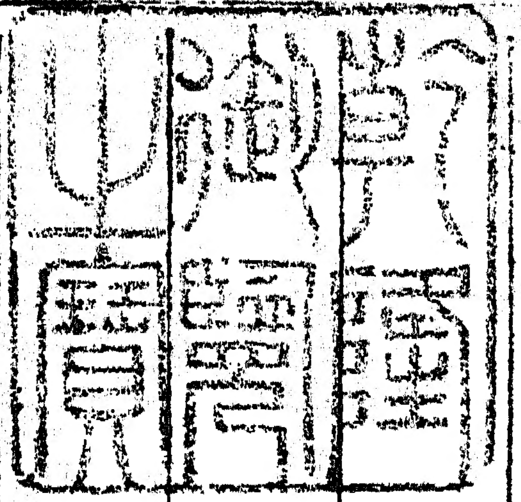
興慶花萼故事無得而比是年上獨以中宮從幸元偁元儼宮又宴元偓宮如家人禮夜二鼓而罷先是上謂宰相曰朕每戒宗室令誦書作詩習學筆札射藝如聞頗能精至朕將親觀焉議者以為聖上友愛之至禮法之舉雖唐明皇興慶花萼

故事無得而比焉 **後世愈昌熾** 景祐元年尚書令曹彬贈冀王彬事太祖太宗屢總大兵收復四方未嘗枉戮一人其後子孫益熾世為將相出皇后且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冀王後世世愈更昌熾豈非陰德所致乎 **真濮王** 慶歷中燕王元儼薨大臣以用度未足欲緩葬事右正言孫甫上疏曰燕王上之親叔萬乘之主有四海之大不能備禮于叔乎由是從之燕王有威名于天下中外皆以八王呼之幽燕間皆呼之以止童兒之啼敵使入朝常問館伴曰誰是八王館伴指以示之敵使目逆觀瞻見其堂堂乃言曰真濮王也本國聞其名頗畏之上至孝每于內殿事以家人之禮 **中外呼八王幽燕呼之止兒啼** 上 **以夜為晝** 歸田録華原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漱衣冠而出燃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

喜聲色亦不為他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

親王兼太傅

皇子顥拜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學士賈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于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只以差遣為職事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



職官分紀卷三十一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